

春
秋
古
經
說

春秋古經說序

春秋經一而已自三傳分而經分并其卷數亦分漢志載

春秋古經十二篇者左經也經十一卷者公穀經也

說詳四

庫提要

今以三傳參校之左傳莊三十年夏次于成公穀作

師次以上三年公次于滑八年師次于郎例之無直言次者則有師字是也僖九年甲子晉侯嵬諸卒公作甲戌以上文戊辰推之則甲戌是也然大要古經爲優而自漢以來卽有取公穀亂古經者如昭十一年齊國弱賈逵從公作酌之類宋元諸儒避實蹈虛尤好舍古經而用二傳夫古經傳序相授非一世矣公卽位爲公卽立已經後人竄改古字古言不盡可見乃并其幸留至今者亦屏棄弗錄

此毛氏春秋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左氏古經所由述與三傳異同有不必辨者蠟則蝨之或體遯則速之籀文是也此外則形聲相近假借通用之字居多渝輸同訓黎未同音郿微本一地厲賴實一國前人論之詳矣穀梁出較先其誤尚寡公羊出最晚其誤滋甚口授愈久則愈離不期然而然者也毛氏動輒詆爲有意變易又豈通論哉今刺取其義意可尊者疏通證明之至說文述春秋用左氏而衣部引公會齊侯于侈品部引次于崑北示部引石尙來歸祿與古經皆不同蓋又師談互異今不復盡據爲定云

春秋古經說卷一

嶺南遺書

番禺 侯 康 君謨撰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倣此據檀弓亦僂邾婁公羊釋文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檀弓釋文云邾人呼邾聲曰婁然則公羊之僂所謂名從主人也左穀正其名公羊從其俗猶越或僂於越義可兩通無關體要

公羊及范氏穀梁注皆爲於越強生義例

然恐祇是史異詞耳孔疏近之

蔑公穀作昧據左注蔑卽姑蔑不僂姑者惠氏補注云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爲之諱然則作蔑爲合昧則同音字故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亦作昧又說文目部

昧目不明也首部蔑勞目無精也非獨音同義亦本通矣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公穀作尹云天子之大夫按左氏親見國史不應以男子爲婦人乖繆至是蓋經本作君氏後字脫其半而成尹如戰國策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周禮司几筵其柏席用萑注元謂柏槲字磨滅之餘君之爲尹正所謂磨滅之餘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釋文君或作尹亦其例公穀不知爲脫誤見春秋時適有尹氏此人凡兩書于經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楚遂牽合其說耳金履祥通鑑前編毛奇齡春秋傳部坦春秋集古傳又以爲卽鄭之尹氏更附會無足道然則何以僞君

氏曰春秋書妾媵之卒僅一見于此僂子氏則嫌與定十五年媼氏卒同媼氏固夫人也故特變文以見其爲君母趙東山謂妾母本不登于策此以吾君服其母喪不可不書曰君氏者爲夫子之特筆是也顧氏大事表斥爲支離何哉日知錄引襄二十六年傳君夫人氏爲證謂當時有此僂去其夫人卽爲君氏引據最確不必如惠半農春秋說以不僂姜氏絕不爲親難之也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史記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漢五行志下上皆作觀按臧僖伯有則公不射之語故葉氏夢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遊託射牲以祭焉惠氏補注亦引周禮射

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及外傳左史
倚相語證之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
往射魚則矢魚更有明文矣淮南以夏令紀事夏之季
冬正周之春蓋公本意在觀而託名于矢言矢則觀見
言觀則矢不見古經爲長而杜注以矢魚爲陳魚亦非
古經意也左傳言陳魚而觀者蓋將射必先陳之非卽以矢爲陳杜元凱泥于釋詁文因而誤解

隱五年秋衛師入郟

郟公作盛後同

惟莊八年作成

春秋簡書刊誤譏其宋將作送

衛將作彗

四庫提要云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郟國

之女攷古圖許或作鄒魯或作鹵俱勒鐘鼎斷非訛寫
古字異文如斯者眾未可盡以今文繩之然則郟盛古

通無闕義例至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公
又作成者亦同音假借如管蔡世家封叔武于成亦以
邾爲成也傳謂諱滅同姓非春秋繁露滅國下云衛人
侵成鄭人成及齊師圍成
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則皆以邾爲
成蓋因齊師圍成之文而連及之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作邠按春秋時防地有四一魯邑卽此年會齊
侯者是也一魯山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是也
一宋地隱十年取防是也一莒地昭五年莒牟夷以牟
婁及防茲來奔是也魯防邑與齊接壤蓋在北鄙故莊
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廿二年及齊高侯盟于防
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而臧紇之亂亦

自防奔齊莊廿九年襄十三年又屢城防皆以邊齊故也則公會齊侯必于防無疑若邠者據說文則宋下邑此會正謀伐宋安得會于宋地據公穀則卽鄭之防桓元年始卒易防田前雖云我入防蓋未肯受而有之杜本

注仍屬鄭境齊魯又何必去其本國而會之于義古經

爲長或公羊意以魯別有地名邠者耶或曰據少牢饋食禮南柄注古

文柄爲枋據說文人部籀文仿爲柄則方丙古多互用此以防爲邠正其類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何注謂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按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王莽傳信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褒紀子偁侯蓋

爲公羊學者相傳有此說然其禮于經典無徵且紀季
姜歸京師在九年豈有天子立后謀于七年之前而納
于七年之後者是時桓王已立十年又非少不能成禮
待其長而後娶可知也胡傳及吳草廬又謂齊欲滅紀
朝魯求庇以六年之事牽合于此按左氏親見國史旣
知六年會成爲諮謀齊難何獨于此不知也劉道原又
謂春秋雖亂世至于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魯有
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按惠半農春秋說云僖二十七
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
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弗敬一書
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且滕杞皆

前傳侯後傳子奚獨于杞侯而疑之程子曰凡杞侯者皆當爲紀杞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傳侯惠氏此數語似暗破程說然則作杞于義爲長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

三傳竝同然竊意古經當作實來詩大雅實墉實壑實
畝實籍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疏云春秋桓
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
也此其證也錢氏養新錄又以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
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
文故二傳作寔左氏作實云云引據尤確今左氏亦作
寔來則未知何人據二傳改錢氏歸咎于杜元凱恐非

何者元凱雖多信傳不信經然于經但有疑辭如隱九年大雨震電文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之類皆明言經誤而亦未嘗擅易况杜卽以實訓寔又何必不仍其故字蓋杜所見本已改作寔改經必兼改傳傳當亦本作實陳樹華謂傳解經不容立異非也而別本尙有作實流傳至唐初孔氏猶及見之錢氏謂爲伏虔本未知信否要古經之作實不作寔則確有可憑矣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郕按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卽此地彼經穀作成而左作郕與此正相反然則郕成通用檀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本或作郕亦其例不必因說文

云邾魯孟氏邑遂謂邾是而成非也此邾爲魯邑與衛
師入邾之爲國名者名同而地異邾國之邾亦可作成
管蔡世家封叔武于成及公羊莊八年傳是也公羊他處又作
盛成邑亦可作邾則左穀所載是也

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公羊作夫童穀梁麋氏本亦作童按古鍾鐘通用
夫鍾之鍾蓋古經別本有从童者後奪其半而成童如
禮記引說命爲兌命之比水經淇水注又東南逕千童
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
作千鍾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衛先于蔡毛西河春秋簡書刊誤云此非蔡衛爭

長之時不必有次第可據按下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

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注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

蓋後至

穀梁注同

正義引班序譜傳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

三歲征伐會盟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

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

爲蓋後至也又襄二十七年正義引班序譜晉合諸侯

二十國起僖廿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

春秋

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齊桓進之班在衛上終于春秋見杜注

蔡後次衛據此而

言蔡合先衛若其後至又當如十六年例序于諸國後

今乃居衛陳之間其爲誤倒無疑當從古經

又按若援昭公元年會于虢衛齊惡之例則蔡雖不以
後至貶而衛自可以先至進衛序蔡上非必無說特以
此經左穀皆同又其常例如是故疑公羊誤倒耳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欲明送與逆之是非當先定單伯之爲周
爲魯春秋毛氏傳及春秋簡書刊誤力闢單伯非魯大
夫致詳明矣而猶有未及辨者今并正之陸氏淳以祭
仲比單伯謂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爲號令歸國蓋
亦知單非魯地而創立此論不知祭仲之祭非祭伯祭
公之祭左傳桓十一年注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
祭地而畿內之祭釋例土地名注云闕顧氏春秋大事

表則以爲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亭其

非一地明甚

晉之長垣縣則今大名府屬縣

故程延祚春秋地名辨異

列之于二地一名類中且云賜圻內邑爲號者以爲實

與其地乎則隱桓之間祭伯祭公祭仲竝見經傳不容

一邑而分二人以爲空假其名乎則三代時無此官制

也祭仲旣非畿內邑則謂以畿內之單賜魯大夫者其

說孤而無據矣俞氏臯又謂周有單子非單伯按釋例

世族譜皆根據世本最可信其序單襄公爲單伯子

此當

是文十四年之單伯若送王姬之單伯則相去太遠

則單子明卽單伯且如俞說

將滕侯滕子辭侯辭伯杞侯杞伯杞子俱分爲二國乎

是單子單伯之說不足疑也至劉氏做鄭氏玉等復以

下十四年文十四年之單伯左傳有明文者亦斷爲內臣以附會此經不信親見國史之左氏而徒于字句間推求其義亦可謂避實蹈虛矣故單伯決當作王官而逆決當作送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上夜字穀梁作昔毛氏刊誤亦知昔可訓夜而謂不應上夜作昔下夜不作昔按四庫提要云列子偁夜則昏憊而熟寐昔夢爲國君又偁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竝用然則偶然異文無關義之長短也隕公羊作實凡隕字皆同實一字耳見漢書司馬相如傳灑澗實隊注

又按劉向治穀梁者而本傳載其上封事書引作夜常
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易恆爲常避文帝諱疑其初本尙不作昔
矣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作納糾按古經似亦但作納糾正義引賈逵云不
言公子次正也下齊人取子糾殺之疏引賈逵云侑子
者愍之則賈景伯本無子字也正義又引沈云齊人侑
子糾故魯史從其所侑而經書子糾文在殺子糾下不
在納子糾下則沈文阿本無子字也沈據杜注爲義略
則杜元凱本亦無子字也正義又云劉與賈同則劉光
伯本亦無子字也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

糾亦作猶言或作乃別本偶異則陸德明所見本尙有無子字者也

穀梁釋文則但云左氏作子糾不云亦作蓋言之不詳

唯唐定本有

子字蓋涉下文而誤今不從至前不稱子後稱子公羊謂貴宜爲君比于子般子野之例後儒多從之然鮑叔方請魯討而以宜爲君之辭奉之哉且何不正其名于初納之時而正其名于見殺之時也賈逵云愍之夫糾果不當立雖死于非罪不能憫其枉殺而加以尊稱春秋書法未聞有卹典也唯霞峯華氏春秋疑義云鮑叔請魯討糾而稱子糾或疑子糾爲名非貴而稱子段氏意同其說似矣而猶未盡合蓋公子糾實單名糾上年傳文可據且春秋時人皆以子取字無取名者

襄十五年左傳

歷序楚公子午公子罷戎諸人而有爲子馮諸人皆舉
名則子馮亦必非字然他處屢以遠子連文則但名馮
耳杜注以子然雖不取名而偁謂之間或配子字以成
字屬下非

文如楚公子元偁子元鄭世子華偁子華宋公子朝偁

子朝齊公孫明偁子明昭四年宋公子城偁子城昭二年其

名本皆無子字偁子糾亦猶是也沈文阿所謂從齊人

所偁也然則偁子不偁子皆可非義例所繫特歷據古

本則左經實作納糾不作納子糾耳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與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

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

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穀作公會同然彼處或是公羊原文此則俗刻所誤段氏引十九年徐彥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阮宮保校勘記又引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據此二證公羊原本無公字可

知惠氏春秋說謂宜從公羊有公字者非

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按繁露滅國下篇云曹伯之所以戰死于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然則江都所見本尚無曹伯不知何時妄加原加者之意見僖公以來齊桓凡有征伐會盟曹皆與齊宋陳衛鄭許同列今此盟亦適六國皆在而獨

無曹故取以攬入許男下耳穀梁誤亦同當以古經爲正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我

戎穀作我簡書刊誤謂不可攷按此固有可攷也齊魯自盟柯盟幽後卽修和好惟十九年齊宋陳伐我西鄙此必公子結會盟時有開罪三國者本非深仇旣已致討則亦已矣故二十二年遂及齊高傒盟于防公亦如齊納幣觀社和好如初而是時戎患方亟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伐戎故齊桓亦有此役爲獻戎捷先聲其非伐我審矣又汪氏克寬云經書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

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

師少安能深入乎其言尤得屬辭比事之法當從古經

作伐戎無疑

經書伐戎者五亦皆言鄙

又按春秋繁露奉本篇云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
伐哀者皆言我卽指哀八年吳伐我十一年齊國書帥
師伐我二役也其說與汪氏殊然亦可見伐我例合書
四鄙不書鄙者必有故今無故而不書鄙則非伐我也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三傳同然據公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則古經
實作城穀二傳乃作城小穀高氏閱張氏洽趙氏鵬飛
李氏廉諸人未詳古經本文而曉曉致辨齊地之穀不

名小穀因從范氏說以小穀別爲魯地力斥左氏爲管仲之非雖以顧亭林之工攷核而其日知錄杜解補正二書亦沿舊解是移公穀之經配左氏之傳固宜不合也李氏廉又謂此時桓未見有功于魯按魯自盟防之後與齊情好日密以小事大必多得其庇護特經傳文不具耳且卽就經傳論臧孫告糴齊侯獻戎捷則有恩禮于魯可知豈必待高子來盟而後爲功哉今仍定爲城穀以還古經之舊以杜訾警左氏者之口

此條左氏無可議杜注則可議杜注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釋例土地名云穀小穀二名是其所見本已作小穀

孫志祖疑注中小字亦後人誤加是未攷釋例也

杜不能

據善本審正

徐彥時左傳猶有作城穀者則在吾非無善本可知

而牽合其說此

則可議者也但范氏之說亦無據原范氏意不過以城上不繫人小穀上不繫國必是魯事故泛云魯地耳而參稽他書實未見魯地有名小穀者後儒推衍范說亦終鮮佐證徒取孫氏尊王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一語果足信乎故杜蒧之注同一無據而後漢郡國志云穀城春秋時小穀水注濟水注云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也二書皆用杜義則吾亦寧從杜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以杜氏長麻推之十月戊午朔不得

有乙未乙未十一月八日也此亦如僖二十年五月乙

巳酉宮災穀作己巳以長麻推之五月癸未朔不得有

己巳

漢五行志上引
作己酉亦誤

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穀作乙亥以長麻推之九月戊子朔不得有乙亥也蓋

乙巳字形相似而訛當從古經 襄二十一年公羊疏

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錢大昕養新錄謂

疏家依違其詞無明文可證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作貫澤按公羊九年傳貫澤之會解云卽上二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

澤者蓋地有二名然則此經本無澤字今有之者不知

何人據九年傳增貫一名貫澤如榮一名榮澤沙一名沙澤也又杜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子蒙澤注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是貫與蒙澤近蒙以澤名必其地有大澤故貫亦得稱貫澤也

春秋繁露精華篇亦稱貫澤陽穀之會蓋據九年傳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作甯與宣十一年公孫甯昭二十二年宋向甯廿八年鄭伯甯滕子甯公羊作甯者正同按甯甯古通用

甚多史記酷吏傳甯成漢書作甯成

徐廣史記注已云甯一作甯

史

記引過秦論六國之士有甯越漢書作甯越前漢地理

志上谷郡有寧縣廣寧縣後漢郡國志作寧縣廣寧縣
皆是也郡國志山陽郡方與有泥母亭或曰古寧母泥
寧亦聲之轉

僖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三傳同段氏據徐彥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又攷左
氏傳言丕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之無父字明矣按徐
彥所見左氏恐是後人據傳刪經未爲善本古經當實
有父字古人命名多配以父取字多配以子皆泛詞也
僖謂之間可從省如僖叔興父爲叔興宋子哀爲宋哀
之類而經文據實直書則不宜省故箕鄭見于文七年
傳而九年經則書箕鄭父胥甲見于文十二年傳而宣

元年經則書胥甲父此之傳不言父而經言父其例也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孟

孟穀作雩或爲宇公作霍按此展轉訛之跡顯然穀作
雩者雩孟音同也公羊後穀梁而出又因穀之雩而誤
霍則以形近也蓋穀梁一誤而公羊再誤也但漢五行
志下下引董仲舒劉向說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鶡退飛
過宋都事亦云爲雩之會二人治公穀者疑其初本尙
與古經合矣

僖二十三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作隗按周時隗夔爲二國史伯對鄭桓公曰西

有虞號晉隗霍楊魏芮又曰芊姓夔越不足命也蓋一
在西一在南風馬牛不相及今以隗當夔不幾疑于西
方之國乎水經江水又東過穉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
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
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然則以夔爲隗猶之以夔爲歸
皆聲相近而誤其本字則當作夔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菽或作菽公羊一本作菽按菽椒雙聲左傳昭
三年子服椒十三年作子服湫襄二十六年楚椒舉椒
鳴楚語作湫舉湫鳴古今人表亦作湫舉哀元年敗越
于夫椒史記伍子胥傳作夫湫椒之爲菽猶椒之爲湫

也又說文無椒卽茱字是字形尤與菽易混而菽字亦
或作楸又與椒字從木者易混此椒菽菽三字所由別
出也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公穀無仲字左傳釋文云叔仲彭生本或作叔彭生仲
衍字非也古經當有仲字叔仲乃彭生之氏不宜去其
一凡左傳傳叔仲氏皆二字連文古經當亦然且魯固
有叔氏叔肸之後是也左傳于孟孫氏季孫氏臧孫氏
或單傳孟氏季氏臧氏而于叔孫氏無單傳叔氏者嫌
于叔肸之族也傳文尙謹嚴如此何況于經彭生時未
有叔氏然
舉全書而論
終嫌無別然則古經必作叔仲可知不知何時奪去

仲字而二傳仍之下十四年古經亦無仲字則闕文如
定六年經傳仲孫何忌爲仲孫忌也

此三傳並同之闕文公羊哀十三年

晉魏多帥師侵衛則獨公羊之闕文云譏二名者乃從而爲之辭

釋文不以十四年經

爲闕而以此經爲衍誤信公穀之過至漢五行志下
引作叔彭生者乃董仲舒劉向之言二人治公穀固宜
如是若水經陰溝水注引則有仲字矣

俗刻無此據武英殿聚珍版

原
本

定六年杜注云何忌不言何闕文而下十四年叔彭生
注不云闕文則杜所見左氏恐當有仲字其無仲字者
當是或本如此年經釋文亦云本或作叔彭生也

文十三年邾子蓬蔭卒

公穀作籩條段氏謂公穀爲正籩條竹席也此以器爲名也按籩條爲竹席亦爲惡疾如詩籩條不鮮是也而惡疾之籩條又作籩蔕漢書敘傳下舅氏籩蔕幾陷大理是也左傳雖有名子不以隱疾之言而春秋時以隱疾命名者正多如宋平公太子名痤說文痤小腫也一曰族繁齊慶繩名隼說文隼頭衰翫隼態也然則邾子之名或以器或以疾皆不可知以器則字不能从艸以疾則从艸从竹皆可無以定二傳之必是而左經之必非也鄭君禮注謂隱疾衣中之疾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摘此則無時可辟然則非避不詳也故籩蔕等可取爲名以非隱疾故

文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按史記衛世家聲公世本作聖公見索隱蓋
聲聖音之轉也然必是聲訛聖非聖譌聲知者以周書
諡法解俯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皆非婦人所宜
而婦人諡聲者則有隱公之母聲子齊靈公之母聲孟
子公孫敖之妻聲已諡法不生其國曰聲聲姜其殆生
于外家者與

春秋古經說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春秋古經說卷二

嶺南遺書

番禺侯康君謨撰

宣八年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按春秋時嬴熊分兩姓伯益後爲嬴如秦徐江黃諸國皆是熊則不知何人後桓十二年左傳羅人欲伐之注羅熊姓國正義以爲世本文今以音近而嬴誤熊不幾于紊亂世族乎

宣八年楚人滅舒蓼

蓼穀作鄧本又作蓼按左氏桓十一年傳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釋文文五年傳楚公子變滅蓼釋文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俱云蓼本或作鄧詩漸漸之石

箋亦稱舒鳩舒鄆而釋文云本又作蓼是鄆蓼通用或據說文邑部鄆地名从邑蓼聲謂穀梁爲正則恐未然前漢志六安國蓼縣下本注云故國皋陶後爲楚所滅後漢志廬江郡蓼侯國此實沿古之舊稱知本不作鄆

公子變所滅之蓼與見相十一年傳者截然二地觀杜注自明與舒蓼則似爲一正義說也春秋大事表從高氏地名攷謂三蓼當分三國似更確今姑從正義

且說文不云國名而但云地名卽許意亦未必以舒蓼當之

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羊作牟婁按郊特牲之母追釋名釋首飾以爲牟追卽禮記釋文亦云母音牟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又左氏襄十四年傳執莒

公子務婁務徐音莫侯反荀子成相篇舉牟光卽務光是無務古音皆如牟

又按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牟婁實有其地左疏謂莒取之後常爲莒邑據經文而言也春秋大事表以無婁公作牟婁謂卽莒人所取者則是時莒恃晉而不事齊齊比年伐之仲孫高固何由會于其地且釋例土地名于牟婁下注

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隱四年注同于無婁下注云闕則

不合爲一地可知但杜以無婁屬杞穀梁注同亦有可疑者

此事傳無明文杜亦不能實指無婁所在仲孫高固復非杞大夫杜果何見而云杞邑乎第其分無婁牟婁爲

二則似得古經之旨以齊莒方惡故也公羊作牟非獨以音相近當亦涉隱四年昭五年經文而誤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作貿漢五行志屢引皆作貿按古音茅如矛小雅露彼菅茅下與猶韻離騷荃蕙化而爲茅上與留韻而檀弓貿貿然來釋文貿一音牟是茅貿可同音故古

經作茅二傳作貿也

衛康伯髦
卽王孫牟

據釋例土地名河東大

陽縣西有茅亭卽茅戎而文三年左傳注茅津亦在河東大陽縣西故括地志謂茅戎以處晉之茅津得名則古經作茅乃其本字也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首公穀作手按首者正字手者假借字古多通用士喪

禮左首進髻注古文首爲手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

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

左氏古文而作首公穀今文而作手者容有一二字出入

襄

二十五年左傳授手于我家語作授首于我漢書古今

人表數手說文攴部作數首宣二年左傳趙盾士季見

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莊子達生則捧其首而立釋文

首本作手皆通用之證也公羊又作午者則更由手而

訛至宣十七年孔疏云沈氏引穀梁傳云曹公子首偃

當是誤涉左傳文經義雜記據此謂古本穀梁與左傳

同則恐非也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作沙澤按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亦作沙澤蓋卽合爲一地然定七年左傳以沙爲瑣則此年公以瑣爲沙非無據蓋沙本有娑音闕宮詩傳有沙飾也釋文沙蘇河反刻鳳皇于尊其羽形娑娑然也正義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娑瑣音近故一地二名或又加澤字者如榮一名榮澤貫一名貫澤耳杜注瑣澤地闕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分作二地似非

義十一年諸侯伐鄭次于

瑣鄭地也昭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地也皆不得與此瑣相混

成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成公作戌釋文云本或作成按此宋平公也昭元年公羊注云戌惡皆與君同名戌謂向戌君卽指平公然則公羊實作戌釋文所云或本非公羊原文乃據古經改也今刊定知古經爲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皆作成不作戌又春秋時雖或君臣同名如鄭簡公名嘉而同時有公子嘉晉定公名午而同時有邯鄲午之類

洪雅存更生齋文集有春秋時君臣上下同名不甚避諱論

然究屬變禮向戌號

傅名卿未必犯此不韙也公羊特以成戌形近而訛如哀十三年許男成卒公亦作戌定四年杞伯成卒于會公作戌又作成

文二年左傳宋公子成釋文成本或作戌莊子大宗師釋文成本或作戌

襄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杞人次于鄆

鄆公作合穀亦或爲合段氏改古經爲鄆謂本作會會
合音義皆通一寫作鄆再寫訛鄆其說甚創然非也段
謂僖十四年釋文鄆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爲音惟此
字音才陵反恐本是古外反淺人改之按僖十四年以
下鄆之見經傳者皆同是姒姓之國故音義不復重出
此則雖同字而實異地嫌有別音故復出之安得因此
疑本作古外反也段又謂杜注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
東南據此可知鄆乃鄆之誤古者鄭國處于留鄭伯寄
孛與賄于虢鄆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孟康曰留
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此所次蓋鄭東鄆錯于
宋境者古爲鄆地故名之按僖三十三年杜注云鄆城

故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與此年注鄆在陳留者顯分
爲二何可牽合孟康漢書注以證杜註作鄆又况劉昭
注司馬彪郡國志于陳留郡襄邑下明云襄元年會鄆
杜預曰縣東南有鄆城水經淮水注下明云又東逕鄆
城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
齊曹邾杞次于鄆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鄆城引
經引注皆作鄆不作鄆也鄭國處于留之說發墨
守所不取今姑無論此然則
公穀作合者當是由鄆誤會由會誤合段氏云云未免
以未爲本矣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按此涉上文感之

會及後數年伐鄭會柁莒邾滕薛皆從而致誤也必知是二傳誤而非左氏奪文者齊世子光位次在薛伯下十年先至于師始長滕薛十一年始復長莒邾此時尙仍其舊若左經有斷爛當并奪齊世子光不應獨于其中奪去四國故知二傳誤衍毛氏簡書刊誤云前會有吳人郟人而此亦無之則不必與前會相同是也公穀口授之本多有相涉而誤者如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有曹伯則誤于侵蔡會首止諸役也說見前八年盟于洮有鄭世子華則誤于甯母之盟也襄二十二年會沙隨有滕子二十九年城杞有邾人則誤于圍齊盟澶淵會夷儀諸役也此其致誤之由皆可灼然如晦之見明矣

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陽穀作傅陽公與左氏同而解云左氏經作偃字凡徐彥疏文必公羊異左經者始云左氏作某今經文不異而亦云然恐徐彥所據本非作偃然今不可攷矣偃徐甫口反又彼力反惠氏補注引古今人表福陽子則偃當讀爲福謂徐仙民音是而傅又福之轉故鄭語偃妘姓鄆郟路偃陽而前漢志楚國後漢志彭城郡俱有傅陽縣隨宜偁之無關體要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駢公穀作斐按古人名字必相應如名偃字子游名施字子旗之類義略可尋公子駢字子駟則尤顯然者駟

一乘也駢騂旁馬也必得駢而後成駟詩于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騂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左傳桓三年正義云名駢者以駟馬有駢駢之容然則名駢字子駟義始相配公穀易以聲相近之字非子駟命名本旨矣

襄十有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徐彥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按史記集解晉世家襄十一年左傳正義引服虔九合諸侯註俱作亳使云涉杜本偶誤不容兩引皆同又韋昭後于服而先于杜其注晉語亦作亳則自東漢三國以來別本多不作京但今審定似宜從徐彥

所見服本惠徵君補注云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毫無攷春秋大事表則謂亳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蓋偃師爲湯所居之亳故取以當之然杜注但言鄭地而不詳所在果卽偃師之亳其文易見何獨闕如則此非杜氏旨也徵君謂無攷者究得闕疑之義

襄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郚按杜注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而後漢郡國志泰山郡費縣下亦作台亭蓋皆因舊名爲偁則此地本名台可知穀作郚者台郚古通詩生民卽有郚家室白虎通京師引作卽有台家室是也據釋文穀梁本又

作台則亦與古經同矣

襄十四年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作衛侯衍毛氏簡書刊誤于二傳抨彈不遺餘力獨此條謂諸侯出奔例書名此簡書闕文公羊補之爲是按諸侯出奔有書名者北燕伯款出奔齊蔡侯朱出奔楚之類是也有不書名者衛侯出奔楚及此是也其義例皆難以強通如曰從赴則列國來告亂安得直僭其君名禮所云諸侯失地名者正指書法而言非指臣子赴告故論書法則皆宜名論赴告則皆不宜名如曰復歸國者不名則鄭伯突衛侯朔亦復歸何以名卽謂突奪正朔得罪天子特名以惡之矣而郕伯未復國又

何以不名且譚子弦子溫子皆不名或又謂譚子等國滅而奔與兄逐而奔者不同則徐子章禹又何以名董江都言春秋無達例者其在斯乎後儒望文生義未必盡當筆削之旨闕疑可也故此之不名未見公羊是而左穀必非

襄十七年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經公穀作瞞按攷工記梓人云數目願脰注故書願或作經鄭司農云經讀爲鬣頭無髮之鬣孟子宋經將之楚荀子非十二子作宋鉏蜀志簡雍傳注云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蓋皆聲之轉也

劉昌宗周禮音經苦顏反又客田反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羊作洮按桃洮皆魯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

于洮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此與僖八年盟于洮之爲

曹地者不同正義誤合爲一

此地之名洮者也是年圍桃及昭七年

傳乃遷于桃則桃邑也杜注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而

于洮則但云魯地釋例土地名注云闕蓋不能實指其

所在然以會杞伯姬會衛子莒慶推之必其地與三國

相近三國皆在魯西南此云伐我北鄙則非洮明矣公

羊徒以聲近而訛不知其誤合二地爲一有斷不可者

也穀梁莊二十七年釋文洮本作桃其誤亦猶是也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羊作阿按柯阿原同音通用如水經河水注之柯

澤卽左傳襄十四年之阿澤但此地則實作柯不作阿
一徵之後漢郡國志云平原郡祝阿春秋時曰祝柯一
徵之水經濟水注云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

俗刻訛阿

武

左傳所謂督揚者也漢興改之曰阿矣

據此知明是公羊漢世始著竹帛習于當時之侷因以

阿易柯而不知非聖經本文也

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羊作

開陽亦因當時避漢景帝諱而改也穀梁仍作啓公羊後出于穀梁此亦一證

襄十九年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按此鄭子孔也說文乞部云孔通也从乞从

子乞請子之候鳥也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

嘉字子孔今以左傳攷之如楚成嘉字子孔宋孔父嘉

亦名嘉字孔父

杜氏以爲孔父名者非說詳惠定字補注

則鄭之子孔其爲

名嘉無疑况鄭固別有公子喜子罕是也未聞被殺喪

二年左傳載子罕當國八年傳敘鄭六卿則子駟居首

而子罕之子子展已爲卿子罕蓋早卒矣公羊未見國

史不知孰爲喜孰爲嘉特以字形相似而誤如鄭簡公

名嘉見于春秋史記鄭世家亦作嘉而十二諸侯年表

則作喜也

後漢書獻帝紀初平四年衛尉張喜爲司空注引獻帝春秋喜作嘉亦此類又劉植傳

植與弟喜從兄敬注

引東觀記喜作嘉

襄二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羊作嘽嘽之異文

二傳作嘽公羊作嘽定九年鄭伯嘽卒亦同

公孫

蠆者鄭子矯也公孫夏者鄭子西也襄十九年左傳王

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則是時子蟜之卒
久矣公羊有于人名偶誤一字而卽大乖事實者如以
鄭公子嘉爲公子喜而不知喜固先卒也說見前以衛齊
惡爲石惡昭元年而不悟石惡已奔晉也以衛世叔儀爲
世叔齊襄二十九年而不思齊乃儀曾孫城杞時恐尙未生
卽生亦尙幼也口授本之不足信類如此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罷公作頗一作跛按罷古音如婆凡皮聲之字古皆在
第十七歌戈部羔羊之皮下叶純牛則有皮下叶多那
從其有皮下叶何可證也又楚辭修繩墨而不頗王逸
注引易曰無平不頗而今易作無平不跛卽罷之去

聲

破又破
河反

古無四聲之分則罷頗實同音矣故左作罷

公作頗

襄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公穀同而左傳作買朱鉏杜注買朱鉏密州之字大謬
春秋經傳無侖人君字者段氏經韻樓集謂買密雙聲
朱州疊韻州爲朱鉏猶邾爲邾婁買朱鉏者莒語經從
中國傳從主人歷引大原大鹵善伊稻緩賁泉矢昭諸
地名證之然人名亦有可證者吳子乘傳侖吳子壽夢
襄十年正義引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
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
知之也然則密州其猶吳子乘與買朱鉏其猶吳子壽

夢與或據左傳謂古經本云買朱鉏則其謬更甚于杜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按徐彥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則惟穀梁作雪公羊仍作雹但漢五行志申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于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強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劉向治穀梁以爲雨雪固宜董治公羊而亦同其說則公羊向有別本作雪不獨陸氏釋文本爲然矣穀梁作雪而范氏云雪或爲雹釋云左氏爲雹故范疑之是范祇據

左氏而言非有或本今審定知雹是而雪非何者春秋書大雨雪凡三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則周之八月也僖十年冬大雨雪則周之八九十月也皆不宜雪而雪故書以志異隱九年三月大雨雪順天時矣而又與震電兼行故亦異而書之若此年正月大雨雪時令既合又無震電之災何足書乎且申豐之言又豈左氏偽造乎然則穀梁訛雹爲雪正如僖十年公羊訛雪爲雹耳

昭七年叔孫婁如齊蒞盟

婁公作舍下同按婁字从女若聲若字有惹音如後世僂蘭若般若故婁字亦有兒遮反一音見漢書趙充國傳將婁月氏兵四千人蘇林注

服虔音兒師古從蘇音

如此讀則

與舍聲相近又徐仙民媯音釋而舍古亦多讀爲釋舍
菜舍奠卽釋菜釋奠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太史凡
射事飾中舍算鄭君皆謂舍爲釋故古經作媯音釋公
羊作舍也此說似勝前說錢詹事謂徐仙民多古音惠
徵君亦謂晉以來惟徐仙民識古諸儒皆不
及簡書刊誤謂因武叔之子名舒舒舍轉音而訛恐非
昭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又無出字按朝昭音同不必辨其無出字則

大非春秋書法奔與出奔有別不言出奔之例凡三國

滅不言出公羊莊十年有傳如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濫子奔衛

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此不可例之于大夫者也天子以

天下爲家故自周無出左氏成十
二年有傳如王子瑕奔晉尹氏

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也此又不可例之于列國

大夫者也若列國大夫則自外行者不言出

公穀文七年有傳

如晉先蔑奔秦公孫敖奔莒歸父奔齊是也今朝吳于
是三者俱不合則有出字何疑邵公之注迂曲無當宜

從古經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云東者東國也按朱爲蔡平公子東國則平
公弟朱叔父也朱之出奔正爲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故
朱出而東國立事載左傳甚明穀梁未見國史因朱字
訛作東又見下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遂誤合爲
一人不知東國立後自以他事如楚而卒如許男甯卒

于楚之比非昭公薨于乾侯之比也穀又云何爲謂之東也惡之而貶之也則自來誅絕之法無去人名一字以爲貶者其謬更不待辨矣至朱未出奔之先左傳載其失位在卑昭子決其不終而漢五行志下下引董仲舒說則云蔡侯朱驕君臣不說驕與卑正相反當從左氏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平公薨靈公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

世家但載東國攻平侯子不載其出奔

所云

殺平侯子者卽謂逐蔡侯朱特誤以逐爲殺朱旣見殺不能再出奔遂以奔楚屬之東國蓋其敘事離合參半大事表據此謂當從穀梁非是史記不如左傳可信也

又左傳載沈尹戌之言明云出蔡侯朱

昭二十四年媾至自晉

公羊作叔孫舍至自晉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傳云遂何以不偁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最得經旨今以其說推之如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晉皆蒙上文故不偁氏卽仲遂卒于垂亦一事再見之例也孔疏謂省文從可知是也

半農春秋說云偁公子于

前偁仲遂于後合之則爲公子仲遂猶公子季友公羊以爲貶與元年傳違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左

穀俱未憭此後儒更從而爲之辭無足置辨必當以公羊爲正然則此年媾至自晉正蒙上執我行人叔孫媾

之文而獨再書族公羊可謂自亂其例矣宜從古經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羊作圉虞公羊或作吳按今人分圉爲獄名圉爲養馬之名古則不然說文卒部圉圉圍所以拘罪人从口卒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養馬者口部仍有圉字曰守之也與拘罪人意略同則圉圉通用故禹貢西傾朱圉烏鼠前漢地理志天水郡下後漢郡國志漢陽郡下俱作朱圉淮南人間訓馬圉論衡逢遇作馬圉虞或作吳者則如北吳後世謂之虞

前漢地理志下

詩不吳不敖史記

武帝紀引作不虞不敖不吳不揚漢衡方碑引作不虞

不揚聲相近也

釋名釋州國吳虞也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柏公穀作伯舉公羊作莒按舜典伯與左傳文十八年
伯奮伯虎襄四年伯因昭二十年逢伯陵二十八年伯
封列子伯益尸子伯陽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柏穆天子
傳河宗之子孫蒯伯絮注古伯字多从木此伯柏通用
之證也史記蔡澤傳而從唐舉遊索隱引荀卿書作唐
莒水經江水又東過邾縣南注北岸烽火洲卽舉洲也
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此莒舉通用之證也故古經作
柏舉公穀作伯莒伯舉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按黃者齊地桓十七年公會齊侯杞侯盟于

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

隱元年公敗宋師于黃則為宋

地與釋例土地名注云闕或曰東萊黃縣非也黃在齊

此異

路史謂登州府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後

衛之問人齊然宋之登州府黃縣即晉之東萊黃縣杜

氏已斥其非路史蓋未攷釋例然則此年盟于黃必齊侯無疑或謂沈

媯蓐黃晉主汾而滅之安知晉不以舊國為地名然于

經傳無稽也且上年冬及鄭平魯始叛晉而齊自與衛

侯盟于沙後亦結謀叛晉故齊魯共為此盟安得以為

晉侯哉其誤蓋同于昭十年經齊欒施作晉欒施矣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申字三傳同左傳正義及釋文俱云宣十七年蔡侯申

卒是文侯也昭侯是文侯元孫不應與高祖同名未詳

何者誤段氏因謂史記作昭侯甲則此申字誤按文侯之父莊公甲午則甲亦蔡先君名也雖二名不偏諱而子孫終未必以此取名况汲古閣本史記仍作申不作甲則二君之名亦疑以傳疑可耳段氏擅改古經非至殺字公穀作弑段謂古經亦當作弑則甚確魯九年冬其君之子奚齊公羊作弑段亦從公說詳經韻樓集中茲不具列

二月公作三月以杜氏長麻推之三月己未朔不得有庚戌日

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簡書刊誤云此勝國之社以舊都商亳故名焉得有別出字按毛說非也臧玉林經義雜記云郊

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
作亳書序將遷其君于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
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
古通然則亳社未嘗不可作蒲社特郃公不悟蒲卽亳
以蒲爲先世之亡國在魯境徐彥更申其說謂蒲者古
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此則大謬耳又攷董仲舒
治公羊而漢志載其遼東高廟災對凡兩引皆作亳社
春秋繁露王道篇亦兩引皆作亳社近抱經堂校本
依公羊改爲蒲然
以漢志例之
則不改亦可則公羊初本實作亳徐彥疏引賈氏云公
羊曰薄社則又或作薄當是由亳轉薄由薄轉蒲亳薄
音同蒲薄形聲俱相近也

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公作舍九經古義云釋文荼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按穀梁釋文荼尙有丈加反一音又漢書江都易王傳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荼音食邪反地理志長沙國茶陵師古曰荼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皆與舍音相近則茶之轉爲舍恐是因丈加反之音而訛非因舒音而訛也

春秋古經說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右春秋古經說二卷 國朝番禺侯康君謨撰按亡友侯

君君謨道光乙未舉人湛深經術兼工文筆殆吾粵之孔
奭軒汪容甫也考漢志稱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註
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左氏經文不著錄矣然陸德明經典
釋文稱舊夫子之經與邛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
左傳當自有經又徐彥公羊傳疏稱左氏先著竹帛故漢
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經十一卷
公穀二傳之經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是書以左傳
經文與二傳校勘而左氏義長者多排比參訂勒成二卷
亦毛氏簡書刊誤段氏春秋古經之類而閔補其疏舛闕
略簡要篤實殆欲過之蓋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

傳公穀雖先立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草野之傳聞自不及簡編之紀載或記憶之失真或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原無足異又春秋有魯史舊文有夫子特筆左氏身爲魯史親見聖人昔元趙汭春秋集傳自序稱陳傅良誤以左傳爲魯史舊文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恐未必然知左氏所據以作傳者爲魯史舊文爲聖人特筆則凡以虛詞說經而舍傳以從者不攻而自破矣數典不忘其祖是書尤其第一義也夫道光庚戌夏五南海伍崇曜謹跋